

#

泰北清萊省的帕黨村，記錄了一段歷史的傷痛，這裡曾有不少孤軍揮灑熱血，奉獻青春，在異鄉辛勤度日。但這段傷痕，似乎早已隨著時間的流逝，被大家漸漸遺忘。踏入了帕黨村，進行華語教育和社區服務，猶如重新揭開這道歷史的傷疤，即便如今的帕黨，地方孤軍及其遺族已開始銳減。根據當地培英中學提供的數據，校內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學生為少數民族，剩下百分之二十才為孤軍遺族，但在培英中學的大禮堂，每周六的朝會總會播放泰國和中華民國的國歌，禮堂裡掛滿兩國國旗，旗海飄揚，似乎也暗示著我們，這段歷史不能被遺忘。

在社區服務的過程中，我們走入這些孤軍遺族的家庭，聽著老兵訴說當年為國效勞的點滴，在泰北遭遇的各種生活困境，不禁讓人為之動容，心中不免一陣鼻酸。因為我們身上可能的流著相似的血，但因際遇不同而遭遇了天壤之別的生活。他們的身上背負著過去時代悲歌的枷鎖，可是晚年的生活卻不似大同世界中的「老有所終」。他們在懵懂無知時就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，等懂事的時候早已年邁了，這段歷史對他們而言是榮譽也是沉重。這次，我們不再是從歷史課本中讀到這段生硬的歷史記載，而是親身見聞這齣大時代的悲劇。其實我們的服務和物資都只是杯水車薪，無法滿足他們心靈上的空洞，或許陪伴與聆聽才是他們晚年最殷切企望的。

雖然這段歷史是沉重慘悽的，但在培英中學，我們發現了孩子們燦爛天真的笑容。每天帶著緊張心情前往學校的我們，總能在學校不遠處聽見孩子們銀鈴般的笑聲，當下緊張不安的情緒彷彿都隨著孩子的嘻笑聲消逝在九霄雲外。每當孩子們看到老師到來，總會馬上跑過來像口香糖似地緊黏著我們不放，嚷著要我們和他們一起嬉戲，有時玩膩了這個遊戲，馬上就能想到其他遊戲要他們一起玩，累了就帶我們去吃校門前的雞翅或是陪我們一起在旁邊休息，聽著他們訴說的故事。在他們身上看不到歷史遺留下的傷悲，反而是對於生命的希望和熱忱。

這張照片是我們上課前，在操場散步時捕捉到的無邪笑容。他們倆是好朋友經常一起玩耍，這天他們用炫耀的語氣喊著：「老師，你看！」，要我為他們記錄下這難得的片刻。這兩個孩子一個是小學一年級，一個是幼稚班的學生，華語能力都不是很好，我們唯一能溝通的語言就是「肢體」，但我想這是我們之間最美好的語言。下課時，他們倆常拉著我的衣角，當個小跟屁蟲，老是問著：「老師，你要去哪裡？」接下來就會對著我傻笑，因為她聽不懂我的回答，但還是緊緊跟著我。穿著紅色洋裝的小女孩因為頭蝨的問題，所以把頭髮理掉，第一次見到她時，還以為她是個小男生，直到她開口告訴我她是女生時才恍然大悟，她總是喜歡環抱著我的腰，把她小小的臉蛋貼在我的肚子上，時不時地抬頭看向我，用他深邃且清澈的眼眸對我微笑，所有的情感似乎都展露在天真的笑容中。另外一個粉色洋裝的女孩，有一個特徵，總是把外套上的帽子套在頭上，即便天氣再熱都如此，只要有人不小心拉掉它，她就會露出慌張且淘氣的表情，然後又快速地戴回去。我很疑惑這動作後的原因，但在我離開前仍沒有人能為我解釋。她總是喜歡把臉貼在我手臂上，親切地叫我：「媽媽」，然後微笑觀察我的反應，而我總是用誇大的表情跟肢體回應她：「你叫我媽媽？我是姐姐！」他們最喜歡看著我誇大而戲劇化的反應，然後繼續大笑著，我想「媽媽」的定義對她們而言是一種喜歡及被保護的讚許。

帕黨村，一個悲喜參雜的村莊，大時代下的歷史傷痕或許永遠無法抹去，但培英中學孩子們的燦笑，或許是這道傷疤的最好良藥。用孩子們天真無邪的笑容妝點這早已結痂的傷口，讓帕黨村重新開啟一朵朵生命之花。從孩子們的笑容中，我們看到的不是天真爛漫，而是一個個即將盡情揮灑的熱誠生命。

2026/4/13 下午 02:22:05

從歷史的傷痕中發現天真爛漫的燦笑 — 靜宜大學泰北國際志工團

#

全球華文網

活動時間：2018-12-11



2026/4/13 下午 02:22:05

從歷史的傷痕中發現天真爛漫的燦笑 — 靜宜大學泰北國際志工團

#

全球華文網

活動時間：2018-12-11



2026/4/13 下午 02:22:05

從歷史的傷痕中發現天真爛漫的燦笑 — 靜宜大學泰北國際志工團

#

全球華文網

活動時間：2018-12-11



